



岁月留声

永年芦苇荡

李辉(新乡市)



父亲节前夕，全国杂文作家走进河北永年采风，最初的行程就是船行永年注。

导游给我们讲解，永年洼面积达4.6万亩，是华北地区三大洼淀之一，河北省南部唯一的内陆淡水湿地生态系统，注淀内芦苇茂盛、鱼虾共生、雁鸣鸟飞，被誉为“北国小江南”“第二白洋淀”。

这些年，同情趣相投的朋友先后游过北方的白洋淀、微山湖和南方的一些湖，只要面对一望无际的芦苇荡，内心总会想起作家孙犁的《白洋淀纪事》和《沙家浜》里的芦苇荡，一个动感十足的“荡”字，就有荡气回肠的气魄，就有涤荡荡的惬意，就有荡魂摄魄的魅力，大部队般浩浩荡荡，震荡不再平静的心湖，总想从每一株芦苇的淡淡清香中，追寻英雄的一缕缕气息。

永年的芦苇荡，在我眼里，并非“北国小江南”和“第二白洋淀”，因为它有一种独特的景致。就像把苏州称为“东方威尼斯”一样，在威尼斯旅行时，我就想，这里的水城和苏州的水乡，绝不是一个类型的景色，硬是蹭热度，反而失去自身特立独行的美。

永年的芦苇荡，一簇簇地挺立，一团团地拥抱，很像经过岁月母亲的梳子一遍遍梳理打扮后的女儿，可以想象，当日出的光照进静谧未醒的永年注，照到睡眠惺忪、伸着懒腰的芦苇荡，邻家女孩脸上的那种酡红，一定弥漫着无尽的幸福涟漪。此时再望远处很有历史沧桑感的广府城墙，它分明就是一位负重而立的祖父，亲昵而安详地远望着孙女般的芦苇荡。湖里的荷花也快开了，如果能够拈一朵给孙女的发髻插上，那该有多么幸福啊！

李勇：看你这半生，一直在餐饮人和写作者之间兜兜转转。而你的写作，至少目前或看到的被大家称道的作品，都是和你自己这段(种)特殊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连。那是你独有的生活，它也就成了你的创作。你觉得这段生活，目前来讲，还有多少内容是你想写还没有写的？

赵文辉：2006年开店至今，干这一行已经18年了。其实我接触餐饮比这还早，1999年我在辉县市供销社办公室工作，被下派到二级机构——华合酒楼任经理，干了两年。那段经历，我写了一个中篇《那一年的姹紫嫣红》，是写得最早的一篇餐饮人小说。这篇小说只是对那段生活的留存，个人情感注入得少，和现在这个系列里的其他小说不一样。

有那么两年时间，我“隐居”在太行山最深处一个叫轿顶山的地方，攻读“短经典系列”，开始审视我多年的酒店生活，时常一个人为之动情。慢慢地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跳了出来。我开始用文学的眼睛、小说的语言回顾、整理这些往事，着手我的“餐饮人系列小说”，我想认真地写与他们——我的服务员和厨师，写写餐饮人的卑微和不易、生活的失败和挣扎，还有他们心底深藏的阳光。

目前，我已完成12个中短篇小说，以饭店厨师、服务员和客人之间的纠葛为主，着重于人的际遇，分别发表在《中国作家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小说月报·原创性》《莽原》等期刊，部分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转载。下一步，我打算写写菜品和美食，写写那些懂美食的人，现在手头就有一个中篇《知味者》在构思中。之前我读过一些美食方面的书，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、梁实秋的《谈话》、冯杰的《说食画》。想法也有一些，我想写写某些人旺盛的食欲，写写为吃不上可口的早餐而委屈一整天的中年男人，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卤肉、煮面手段。

李勇：我上一个读到的搞创作的餐馆老板，是荆永鸣，一位东北作家。他当年在北京开餐馆，写了很多自己的经历，像《北京候鸟》等，影响还颇大，读后印象很深。读你的小说，常常会想起当年读他的那些作品，不知道你是否读过。我孤陋寡闻，这类题材，除了你们之外，是否还有其他人写过？

赵文辉：我知道荆永鸣，也读过他的作品，《北京时间》《北京候鸟》《大声呼吸》等，是那几年很流行的底层作品，写得很棒，可惜他英年早逝，挺让人惋惜。餐饮这个题材，我还真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作家在写，特别是专门写这个的。偶尔涉猎餐饮的作家时常碰到，而且相当精彩，比如乔叶的《厨师傅》、阿成的《私厨》，关于吃的人和事，真是写绝了，不愧是大师手笔。

李勇：写自己这种特定的餐饮生活经验，是不是也进行了一番考量和选择？有一个从无意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？任何一题材，就像一口井，都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。题材本身生活内容有限，作家本人，尤其是读者，也可能疲惫。你这个阶段是否有这种危机感——如果餐饮人题材写尽了，写厌了，怎么办？

赵文辉：我这个人天赋差，少才气，是靠笨功夫创作的，喜欢跟人“比内”，靠数量获得认可。我写作“餐饮人系列小说”之前一直在写“豫北乡下系列”，写了80多部中篇小说、30多部中短篇小说，河南省文学院开过一个关于中短篇小说集《一个人的豫北乡下的研讨会》。我喜欢这种写作方式，完成这两个系列后，我会接着写“小中专生系列”。我是20世纪80年代的小中专生，由初

广府古城，是隋末唐初由夏王竇建德为定都而修建的一座王城，四面城墙包围，呈“口”字形，城墙高11米，宽6米，高大结实。城墙上的巡道十分宽阔，可以并排跑两辆马车。自隋末以来，这里一直是当地的经济、政治和文化中心，历朝都在这里设衙建府。

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永年古城被日军攻陷。“夜晚，敌人从炮楼的小窗子里，呆望着这阴森黑暗的大苇塘，天空的星星也像浸在水里，而且要滴落下来的样子，到这样的深夜，苇塘里才有水鸟飞动和唱歌的声音，白天它们是紧紧藏到窝里躲避炮火去了。”读孙犁的《芦花荡》，自然应属夏季，鲜嫩的芦花开了，紫色的丝绒会迎风飘撒。再晚些时候，芦花的色彩褪去，一片片望去，就呈雪白。可以想象得到，在国破山河在的屈辱岁月，人们正一步步迈向小康的美好岁月。靠芦苇“吃”芦苇的日子也早就成为“老黄历”，今天的芦苇荡，荡去历史尘烟，荡去贫困岁月，荡来十里香荷，荡来点点游船，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景色半城湖，悠悠古城，湿地永年注，正散发着无穷的魅力。

在困难时期，芦苇和老百姓相依相偎，芦笆用来盖房，芦帘用来囤粮，芦席用来睡觉，芦叶用来包粽子，芦花用来御寒；家里缺钱了，卖些芦苇，编些芦席，就能换回酱醋油盐。改革开放40多年来，中国城乡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人们正一步步迈向小康的美好岁月。靠芦苇“吃”芦苇的日子也早就成为“老黄历”，今天的芦苇荡，荡去历史尘烟，荡去贫困岁月，荡来十里香荷，荡来点点游船，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景色半城湖，悠悠古城，湿地永年注，正散发着无穷的魅力。

名家访谈

中直接考上的中专，这一代人命运大多坎坷。那些转户口，吃皇粮的先风光得不得了，后来没进体制内的又都下岗了，生活非常不容易。

当然，写小中专生这个系列，我也不会仅仅为了表达这种愤慨。这样的话，格局太小了，我想挖掘这些小中专生身上宝贵的东西，那些金子般的思想品质。

李勇：这些创作系列目前得到哪些支持？我的意思是有没有来自作协或其他方面的支持或者赞助？

赵文辉：目前没有得到过赞助。支持是有的，2023年中国作协举办的“第一期作家活动周”，我一个开饭馆的基层作家代表身份参加，见到刘震云、莫言等大家，聆听教诲，受益匪浅。我很珍惜这次机会，也很感谢作协的推荐。

李勇：文辉兄作为一个一直在地方(非省城)、靠自我勤奋和努力“起家”的写作者，应该是深谙地方写作者的艰辛和不易了。在地方或基层，你觉得一个写作者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？

赵文辉：在基层，爱好文学的人也不少，我的家乡辉县市作协有80多个会员，文学活动也很频繁，但是能出作品的还是少数。自娱自乐的不少，参加活动好像就为了发朋友圈和抖音，收点点赞。大家发表作品也多是副刊文，文本意识薄弱，多数写的是文字不是小说，是故事不是小说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一个人想提高是有难度的，稍微放松，就会躺平。我时常提醒自己：当一个地方名作家的作家，不是好作家。我很庆幸安庆距我不远，交往频繁，他的小说写得很棒、很稳，《加油站》《扎民出门》上过全国小说排行榜，入围过鲁迅文学奖。长期以来，安庆一直是我的坐标，我在追赶他。

李勇：你在“隐居”期间，用一年半时间阅读了100多本文学书籍，写了60本笔记。能谈谈你的阅读范围吗？哪些作家影响了你？

赵文辉：前面说过，我有8年时间没有看书写作，为了讨生活，为了钱(年轻时一心想做精神贵族，非但没有“贵”起来，还堕落成一个月见钞票就走不动的人)。我决心重返文学后，是打算从阅读开始的，有一段时间非常热衷于向名家索书单，墨白、乔叶、李浩……求教过好多位老师。

但是我发现自己有了阅读障碍，什么看不进，捧起书看几页后就打瞌睡。小说脑袋也锈住，拿起笔啥都不会写了。每年都把各种版本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选买齐，还带到了饭店，却没有一本能从头看到尾。直到有一天突然与“短经典”邂逅，一下子扎进去就再没出来。

我读的第一本“短经典”是科伦·麦凯恩的《黑河钓鱼》，第二本是罗恩·拉什的《烈焰燃烧》，第三本是理查德·福特的《石泉城》，它们像一道道新鲜香甜的菜肴，唤醒我的阅读味蕾。“短经典”和世界名著不一样，你不用仰头看它，也不用担心它的厚度，大多数小说集都很薄，一周甚至两天就能看完。这些作家很大一批都是国外的当代作家，书写的是中国当下的生活，真诚而生勃勃，另外就是中国作家想写不敢写的那部分，被日渐束缚的那些，令人震撼、很有看头的那一部分，这里有。

着无穷的魅力。

在《杂文月刊》任职的赵永兵，和我是同乡。虽然第二天采风安排的就有广府古城，很有情怀的同乡就邀请我们几人先到那里看一看。车轮疾驶，同乡说他每次自驾回老家辉县时，无论是自己还是和妻子、女儿同行，都会沿着广府古城走一趟，临走时都忘不了买一罐值得回味的永年酥鱼。是啊，焕发出生机与活力的一座古城，就像《诗经》里的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；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，自然是百读不厌，令人情思缱绻。

沉思间，快艇载着我们向芦苇荡深处驶去，马达的声划破湛蓝的天空，惊起芦苇荡里的水鸟，纷纷在我们的视野内旋舞。略显娇羞的荷花，露出新月般的皎洁，如同初恋的少女，被湖水波澜一冲激，略显紧张和急促，似乎在躲避我们这些陌生者的目光。在湖光水色中望着一帘幽梦般的永年注，望着待字闺中的荷花，望着浸透着历史痕迹的广府古城，我在内心轻声呢喃：“美丽的永年注，厚重的广府古城，我会很快再来看你们的。”



“小说的魅力让我欲罢不能”(下)

——赵文辉访谈录

李勇

读到《父亲的眼泪》时我惊呆了，厄普代克对生活有这么高超的描写能力。我读书有个习惯，手里没离开过笔，遇到好的句子、值得玩味的地方就画下一道道横线。这本小说可圈可点的地方太多了，几乎把我画了四分之一。还有托宾、特雷弗·科塔萨尔……一大堆让我瞬间就喜欢上的作家。我热爱一个作家的方式就是大段大段摘抄他的作品，抄一遍不过瘾，过一段时间还会再抄一遍，《南方高速》我看过三遍也摘抄三遍。我对书中的好句子有一个特别的叫法——“肥句”，这是我在做读书笔记时生发的一个词语。关于经典，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——经典是搁在书架上，以备一千次、一百万次被人取下的作品。“短经典”系列里，有不少作品当之无愧。

我是个“狠人”，把能买到的“短经典系列”都买了，有通读的雄心，就像以前购买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宋词三百首》一样。2015年，我接触人民出版社出版的“短经典”，到2016年11月22日为止，当时这个系列一共27本书，除《孤独的池塘》《爱，始于冬季》《走在蓝色的田野上》3本未买到，买到的除了《回忆扑克牌》《狂野之夜》看不进去之外，其他22本全部看完，一周一本，最快一周两本。我总觉得不完美，后来在孔夫子旧书网找到那3本书，高价买了下来。

接下来我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计划：解析100个短篇。平时看完一部小说集，我会在目录处标记，用对号、叉号和半对号来表示我的评判。我打对号的就算入围了，可是达到解析水准的篇目太多，一时间让我很踟躇，最后不得不采用皇帝佬儿的办法，使用了翻牌手段才确定下来。我是这样解析小说的：第一步写出故事梗概，第二步列出人物简表，第三步分析结构，第四步找出他的过人之处，第五步写启发，第六步是通过百度搜寻别人对这篇小说或作家的评论。解析的过程中，我对作家的文风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，对他们使用的“零部件”也有了新的认识。总之，我就是怀着虔诚的心来学习的，他们都是我的恩师，无法回报的恩师。

我就这样打开视野，用“短经典”这条引线延伸出去，开始疯狂地购书。因为《孤独的池塘》，我买来整套的萨冈作品；因为《动物寓言集》，我买来科塔萨尔的《被占的宅子》《跳房子》《南方高速》；因为《父亲的眼泪》，我买来《鸽羽》《兔子跑吧》……因为“短经典”买来“中经典”。读到《杀手保健》，作者诺尔自称有书写癖好，每天不写上4个小时便会坐立不安，整天不踏实，她的抽屉总有一部书稿在等着出版商的到来。我一激动，就把她的其他小说都买了。

到此为止，我的阅读障碍彻底被治愈，“短经典”真是一剂良药！

李勇：在乔叶和冯杰的作品里，“豫北”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意象。这个地方南面黄河、北临太行，有着独特的人文地理以及历史。你怎么评价你们这个共同的故乡？

赵文辉：我喜欢乔叶的小说是从她的短篇《取暖》开始的，小说里面那种要出大事的紧张感一下子就把人抓住了。当时我在《平原晚报》

不久前，在郑州举办的一场“铁路系统书画展”的大厅中，有两幅大写意花鸟作品特别引人注目。这两幅作品，一幅是水墨牡丹，一幅是水墨荷花，作品清新脱俗，格调高雅，令人耳目一新，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驻足观赏，同时也受到了业界人士和有关专家的一致赞赏与好评。它们的作者就是我市著名大写意花鸟画家、铁路书画院院长路德仁。

路德仁1959年出生于我市，现为河南省中国画协会会员、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。说到绘画，路德仁并非出身于科班，但他从小天资聪颖，不仅学习成绩优异，还过早地展现出了绘画天赋。这些年来，他凭着出色的天赋和刻苦勤奋，在河南省书画界崭露头角，并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绘画之路。路德仁上中学时曾跟同乡语文老师学素描，所以练就了扎实的绘画功底；后来，他开始着眼于中国画创作，遍临历代大家名作，并对中国大写意情有独钟。他从陈淳、徐渭、八大山人着手，先后对吴昌硕、齐白石、石鲁、赵云壑、陈师曾、潘天寿、陈子庄等大家的作品悉心研究与临摹，且尤其喜吴昌硕先生的大写意。工作之余，他临池不辍，并翻阅了大量有关书画理论的书籍，不停地学习研究，不断地临摹学习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对大写意如醉如痴。

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与研究，路德仁吸取各位大师之所长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，并在绘画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，作品屡屡在全国及省级有关大赛中获奖，且被有关部门收藏。同时，他在绘画理论研究和书法上，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和造诣。我市著名山水画家杜国平曾这样评价路德仁：他不仅画技精湛，画风新颖，且对绘画理论也很有研究；为了提高线条的质量，他遍临历代名帖，写过张迁碑及吴昌硕的大篆，其书法水平可见一斑。

在绘画技法上，他化繁为简，笔意与线条恣意挥洒，画面总给人一种空灵感。欣赏路德仁的作品，能让人从中领悟到“大道至简”“天人合一”的道家精神。他把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，用大写意的笔墨，阐释成另一种文化符号，给人不尽遐思。我们观赏路德仁的作品，能让一颗浮躁的心顿时得到安静，能让一个世俗的灵魂得到洗礼与升华。其高淡冲和、清虚恬静的画面，都来自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。他的水墨牡丹清新脱俗，淡雅而不失富贵，含蓄中带着禅意；他的

水墨残荷，枯而不萎，内中蕴藏一种无形的力量，让人感到新的生命在孕育中即将喷薄而出。

总之，路德仁的水墨花鸟，看似平淡天真、简淡孤洁，实则笔笔生辉，自然成趣；画面既充满禅意又积极向上，既出世又入世，儒、释、道三教文化在画中共存，不仅寓意深刻，且尽显文人风骨。他师古而不泥古，既坚守传统又勇于创新。多年来，他一直坚持到大自然中写生，去汲取营养。他说，只有得天地之精华，山水之灵气，才能化腐朽为神奇，创作出有生命力的作品。在写生中，他善于观察物象的不同角度，而后去其糟粕为己所用。所以，他的作品每每别出新裁，独具匠心。

几年前，在河南省有关部门举办的一次画展中，有一位专家看了路德仁的作品后说，简单的一草一木，在路德仁的作品里，都以境界的营造融入特有的思想与情怀，其中蕴含着中国的哲学思想；他的每幅作品，都彰显出作者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豁达的性情内涵。

说到性格，路德仁其实是一个不善张扬且为人十分低调的人。他把高调的情趣和个性，全都融进了他的笔墨写意之中。路德仁说，中国画研究的是情趣与笔意，作品体现的是一个画家的思想感情与文化素养；艺术家不能心情浮躁，更不能急功近利。他说，作画不单是为了再现大自然的原生态，更要融入自己对大自然的理解和对生命的阐释；一幅好的作品，带给读者的应该是艺术的享受和人生的感悟，否则，即使你的画技再高，画出的作品也是苍白的。他说，艺术作品是净化心灵的催化剂，而不是滋生名利的酵母粉；一个画家，除了在技法上不断提高，更重要的是注重自身的艺术风格与文化修养。画家还要担负起弘扬社会正能量、讴歌时代主旋律的重任；艺术之根要永远扎在人民大众的土壤之中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
众所周知，当今画坛流派繁多，有一些人投机取巧，急功近利，放弃了中国画大写的创作，走“西画”或其他捷径，而路德仁却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，执着于大写的创作与探索。她始终创作之根深深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，默默守护着自己心中的那方净土。他更像一个苦行僧，始终不渝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跋涉着。我们真切地期望在今后的旅途中，有更多的同行者与路德仁一道，攀登中国大写意这座艺术高峰，也希望路德仁有更多、更好的作品问世。

物，并赋予它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，这是可以做到的。”他还说：“写一句表面无伤大雅的寒暄，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，这也是可以做到的。”另外，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还有一个共同的魅力，就是意境深远，它们的空白可以由读者的想象力来填充。优秀的作者会把一片有意义的花瓣吹到读者手中，不必去伐倒一整片森林。正如法国女作家伊莱娜在评论契诃夫时曾经说的比方：“短篇小说好比是一座陌生房屋前一扇半开半掩的门，刹那之间，旋即关闭。”这是短篇小说的限制和难度，也是它的魅力所在。小小说也是这样。随着读者的口味逐渐世故、多变和现实，总结性的结尾越来越少。短篇小说越来越推崇开放式结尾，提出问题而不解答，预示高潮但又回避。以前，我们相信的好小说标准，要有一个完整而吸引人的情节，结尾要有力，所谓“寸铁杀人”，几乎被时下的短篇小说全盘否定。小小说读者传统的阅读习惯还是喜欢有头有尾的小说，短篇小说这种结尾方式在小小说根本行不通。

李勇：其实，不管是小小说，还是“大”小说，今天都是一样的处境——边缘化。这是文学，确切地说是严肃文学或纯文学在今天的现实处境。你觉得，在这种环境下，支撑你一直写下去的动力是什么？

赵文辉：我也怀疑过自己，呕心沥血的“餐饮人系列小说”究竟有多大意义？年过半百了还是这么平庸，在中短篇小说上不知道还有希望没有。

然而，小说的魅力让我欲罢不能。2016年5月我第一次接触卡佛的小说，一拿起就放不下，收在“短经典”里的这本集子的名字是《我打电话的地方》。接下来，我把所有能买到的他的小说都买到了。还有《守望者访谈丛书》里面的那本《雷蒙德·卡佛访谈录》，阅读中一次次哽咽，为他的坎坷和早逝唏嘘不已。我爱他的影响很深：我在打印部制作了一打又一打3x5的卡片，用来摘抄“肥句”中的“肥句”，张贴在书房和办公室的墙壁上。这几年，我的创作也不由自主在模仿他，最接近卡佛风格的是发表在《长江文艺》2023年第4期上的短篇《喷嚏》，再现了2002年我对失去工作的恐惧，是卡佛短篇小说《保鲜》的翻版。我在解析完《圣母的馈赠》一文后喟叹不已：“这篇小说的意境和情绪非常独特，一个遁世者或隐逸者的心路历程，如此抓人，看完深深惭愧。自己的文字功力，根本无法完成这样的小说。最后自己对自己喊话：像文坛中的修行者那样去修行吧，老赵！”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像迷恋卡佛一样迷恋起威廉·特雷弗，把他4本短篇小说集《雨后》《山区光棍》《第三者》《出轨》买来，一一研读，他的文风给了我很多启发和指引。隔一段时间，我会拿出几篇温习一下，就像突然想起了我们新乡的红焖羊肉或世温牛肉一样，馋得不得了。

阅读的过程中我又遇到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，她的经历很励志，我对年龄的担忧也被解决了。她就是天津的尹学芸老师，我正在解析她的全部作品。

到这个年龄，矫情和多虑都不需要了，一句话：写就是了。

感谢李老师的访谈，感谢对基层作家的关注。

(原载《南腔北调》2024年第6期。

作者李勇单位：河南文艺评论基地(郑州大学)，郑州大学文学院。)